

中国辽金史学会

编



辽韩佚墓出土的青瓷水注

辽金史论集

07

B4-0114

92
K246.07
1
:5

辽金史论集

第五辑

主 编 陈 述

副主编 宋德金
景 爱

文津出版社



B 937.480

(京)新登字205号

辽金史论集

第五辑

Liaojinshi Lunji

主编 陈述

副主编 宋德金

景爱

*

天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81000字

1991年11月 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54-109-4/K·11

定价：4.40元

目 录

- 《辽史补注》序……………陈寅恪遗著 (1)
- 《辽史补注》序例·后记……………陈 述 (2)
- 辽墓壁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佟柱臣 (12)
- 辽《陈万墓志铭》考证……………阎万章 (37)
- 辽太祖诸弟叛逆探源……………(台大) 王民信 (50)
- 辽朝人口考……………王育民 (59)
- 辽代女真族的交换贸易活动
 及货币形态……………王世莲 (75)
- 辽钱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刘凤翥 (87)
- 现存辽代的文字文献状况……………舒 梵 (96)
- 辽朝与高丽的佛学交流……………朱子方 (114)
- 辽人“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述论……………孟古托力 (138)
- 试论辽代妇女崇佛……………武玉环 (153)
- 辽代边防城考……………米文平 冯永谦 (164)
- 大金统治思想主体的儒家化论……………董克昌 (186)
- 金代“射粮军”考释……………(美国) 陈学霖 (201)
- 晚金政局……………罗继祖 (208)
- 金代国子监钩沉……………张 帆 (213)
- 社会变革时期女真心态特点……………王可宾 (225)
- 论金代文化区域结构……………任万平 (237)
- 论十二世纪初年燕京地区官僚豪强
 在辽、宋、金角逐中的作用……………何俊哲 (255)
- 辽金军事思想探微……………刘 庆 (270)
- 北京完颜氏遗族考……………景 爱 (283)

党项氏族志(上).....	韩荫斌 (294)
甘州回鹘可汗谱系考.....	程溯洛 (314)
《辽会要》前言·后记.....	陈 述 (323)
《辽代文化》序.....	陈 述 (326)
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	傅振伦 (328)
永清的辽代地道.....	王树民 (332)
编后记.....	(335)

《辽史补注》序

陈寅恪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系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诩矜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见其所论宁详毋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近日吾国史学不可多得之作也。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况近日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囊，不有如释教信徒迦叶阿难之总持结集，何以免契丹一族千年之往事及其与华夏紧密关系之历史不随劫波之火以灰烬？故《辽史补注》之作，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兄弟民族之文、史，久不敢有所论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获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

《辽史补注》序例·后记

陈 述

序 例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起自汉末，后魏登国中，聚居松漠，作为祖国古老各族之一，长期隶属中央朝廷。隋、唐以来，渐次发展强大，雄据朔方，唐武后时，契丹首领李尽忠杀唐官自立，号“无上可汗”，迭败曹仁师王孝杰等所领强兵十七万，孝杰且战死，又败娄师德等所统二十万。其兵马之雄健与夫组织能力，概可想已。及五代初，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号称尊，德光南取燕云，朝廷规模更备。沟通农区牧区。厥后高丽、西夏，并隶藩属，宋亦纳币讲和。互称南朝、北朝。对于高丽、西夏、吐蕃董毡、阿萨兰回鹘、大食等，均有公主下嫁，信使往来。迨夫天祚失国，大石又别建西辽，播东方文明于西域，为蒙古西进之先驱。其影响于中华民族者为何如，其在国史上之地位，有未容忽视者也。

《辽史》有当代纂修之耶律俨《实录》。入金，两次修辽史，泰和六年（1206），章宗敕翰林学士陈大任专职修纂，因义例争论，宣布罢修。（《元文类》四五修端《辽金宋正统辨》）

《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二月所记“《辽史》成”，即指此次罢修言。元代中统二年（1261）至元元年（1264）经王鹗等建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复议修三史，终“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续通考·正史考》）长期纠缠义例，对于史实搜访订正很放松。元末，至正修史时，仅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及《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潦草编缀，仓卒成书，为时仅一年。（《圭斋集·进辽史表》：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

《辽史》附《进辽史表》作四年三月）。

辽、金、宋三史同修，按记载年数，《宋史》、《辽史》相仿佛（《宋史》319年，《辽史》219年，合西辽88年，凡307年）《金史》最短（《金史》120年）然较其所用篇幅，则《宋史》约当《辽史》十一倍，《金史》亦当《辽史》之二倍（《宋史》6815页，《金史》1443页、《辽史》666页，皆中华《四部备要》本）依此数字推之，则其漏略不备，可一览而知矣。清钱大昕、毕沅先后言《辽史》阙漏（《潜研堂集》、《续通鉴》）。赵翼亦屡言：“《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廿二史札记》）

历考前人病旧史而改作者，自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及欧阳《新五代史》等，例皆新史既行，旧史不废，及读者苦其不便，又不得不有合钞（彭注《五代史记》全录薛史，实际等于合钞），于是名为一史，实则三书，叠床架屋，识者病之。刘氏《史通》，有《补注》一篇，当论《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坐长烦芜，《陆注》则“仅校增缺，标为异说，有昏耳目。”又论“范曄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而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喻为“吐果之核，弃药之滓”。然有未尽然者，即补注所资，是否为修史时所已见，纵令修史所捐，是否仍有助于考史，是则王先谦、吴士鉴、唐景崇等所以仍有两汉、晋、唐诸书之补注也。盖史籍之作，不难于详，而难于详而不芜；不难于略，而难于略而不漏。简要者，须由博返约，而非夺漏史实。如《辽史》者，仅可谓曰漏，不能谓为简。盖以纂修之时，搜集既未完备，纂修以后，更无论矣。叶水心适云：“至要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然则《辽史》之修订，仍当求其史事之详也。

明清以来，致力《辽史》最勤者，首推厉樊榭鹗，厉氏即师裴松之之法，撰为《辽史拾遗》（《拾遗》即《辽史注》，见《樊榭山房诗注》）惜以时地所拘，见闻未广，杨氏（复吉撰《拾遗补》）所辑，拾补亦嫌未备。陈汉章《索隐》，多取于《一统志》，未能利用出土新材料。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

获者为《全辽文》，又取南朝人入辽之闻见记录，汇集一编，然此皆属于史料之校辑，未能附入《辽史》正文，如《褚补》之于《史记》，《裴注》之于《三国》也。窃以时地之优厚，不自量度，发愿勉为此事，网罗旧史，证其合否，定于一是。著手之初，苦无善本可据，因取冯氏《辽史初校》（如《景纪》保宁八年三月，“遣五使廉问四方鰥寡孤独。”《冯校》云：“廉当作兼”。按廉问即访问之意，不能作兼。又《耶律覬烈传》：“覬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既即位。”《冯校》云：“使既即位，使疑作及。”按《论语》“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使未容断读，类此者不取，亦不辨正。）及拙作《斟文》，重加理董，订正史文，即先求得一讹字较少之本，再就此本增补之。前贤有言：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脱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郑玄注《仪礼》，有用今文者，有用古文者，皆迳改定其字，附以异文。然熹平《石经》，则循守一家之本，不以别本易其文。谨依《石经》之例，取百衲本《辽史》为据，附以异文，兼注是非。（偶亦有用殿本者）诚以历年已久，传刻多讹。况又国语译字，有不能以文例为绳者，疑似之间，深恐貽误后学也。

增补之序，先取厉、杨以下诸家所辑者，分注《辽史》正文之下，（如《兴纪》景福元年九月，厉引李焘《长编》：六月以寇斌使辽，谓《辽史》作范讽，未知孰是。”实《长编》同年八月辛巳，即载范讽使辽，以寇斌病不能成行也。”又重熙三年十二月引《长编》八月，以谢绛为生辰使，《辽史》作杨偕未知孰是。实《长编》同年十二月癸未即载杨偕使辽，谢绛以父疾辞也。”是《拾遗》仍有所遗，《拾补》亦未尽拾补。再如国俗制度，有可参证明白者，亦以时代使然。今所未解，望来者接力。）次取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为厉、杨诸家所遗者，及晚近出土资料与中外学者研究之成绩，一一补入之。寅恪先生有言：“考证之学，譬如积薪。”今即就前贤所积者，续为增补，用资参证。即命曰《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二句援庵先生语）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

大辽一代北方诸族及其与中原相涉之史迹，汇集于此，信而有徵。司马光有言：“《长编》之作，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余注是编，期为长编而已。万斯同撰《明史稿》，自谓：“吾所取者，或有所损；所不取者，必非其真。”豪乎其言之矣。述学无一得，才非撰造。谨条梳其事，冀少便于读者，聊贤于无所用心。昔李善注《文选》，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苏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岁于旧注多所改订。今此初注之《长编》，固非名山之藏，不敢自信为是。博雅同道，矜其仰屋之勤，进而教之，是所望也。《补注》之例，亦可得言。

一曰正误，其目有五：

（一）正驳文

辽初北府宰相肖敌鲁，字敌鞬，卷七二有传。纪太祖七年四月作迪里古，五月作迪鞬。《语解·兴宗纪》有解洗礼，但兴宗本纪无此事。清宁间南府宰相肖德，字特末隐，《道宗纪》记其事迹凡五次：一作唐古，四作肖唐古，均不作肖德。杨遵勛，字益诚，卷一〇五有传。咸雍三年使宋，还，迁都承旨；宋方记来使者为杨兴公；《道宗纪》咸雍七年十二月，都承旨杨兴工赐姓耶律。并酌作注明。《地理志》二：“双州保安军，本挹娄故地，涇里僧王从太宗南征，以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弑逆，诛，没入焉。”按《逆臣传》察割，字欧辛，《文献通考》作欧僧，《新五代史》作呕里僧，涇里僧为欧辛译歧，即察割。一行之内，分用名字，仿如两人，今于涇里僧王下注即察割。至于书中自称辽使辽兵辽军之类，则以修史时，未及磨润，今重史料补充，非论书法，故不详注说。

（二）订朔闰

太祖五年正月，《纪》作丙戌朔，与梁同。是。《朔考》正月戊戌朔（巳）未合。《穆宗纪》应历十一年二月丙辰，肖思温奏老人星见，闰月甲子，如潢河。按是年二月乙丑朔，不当有丙辰，史文夺三月，验之《历象志》，是年闰三月，亦合。而闰月甲子为朔，与《纪》文夏四月癸巳朔亦合。是闰月甲子下又夺

‘朔’字。穆宗于应历十九年二月遇弑，《景宗纪》所记不诬，乃《穆宗纪》作三月己巳，按是年三月戊寅朔，不当有己巳，二月戊申朔，己巳为二十二日。《圣宗纪》统和六年、九月二字，原在戊戌上。按《朔考》八月己卯朔，无丙申，九月己酉朔，丙申为十二日。戊戌为十四日，太平二年九月壬寅，按朔考九月戊辰朔，无壬寅，十月丁酉朔，壬寅初六日。今悉核对订补。

（三）辨重出

《圣宗纪》开泰七年十一月，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节度使，按霸州军额为彰武，刘慎行即刘晟。《道宗纪》寿隆元年六月，以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五年十二月，以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检对前后，确是一事。杨皙，卷八九有传，核其事迹即卷九七有传之杨绩，一人两传，并注明重出。至于皙又作哲、哲则详于传注。《部族志》、《百官志》所载属部、属国，既列敦煌，又列沙州敦煌、沙州回鹘，以一为三。吐蕃而外，又列大蕃、西蕃、铁不得、惕德。虽知均指今西藏，但当时西藏地区并不统一，各部分自以大名来朝贡，不同名称或是代表不同部分。今于确知重复者注重出。疑未能定者留待续考，用存矜慎。至于详略互见之处，亦并注明，以便检查。

（四）纠讹舛

《太祖纪》神册二年三月，攻幽州，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杀李嗣本之子武八。按新、旧《五代史·李嗣本传》，均不称有子武八，检《旧五代史》五二《李嗣恩传》：“有子二人：长曰武八，战契丹于新州，歿焉。”是嗣本为嗣恩舛讹。卷七二《喜隐传》：“授西南面招讨使，命之河东索吐蕃户。”按纪保宁九年六月，以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乾亨二年六月，“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此三年内无吐蕃户入河东者，惟保宁九年十一月，“吐谷浑叛入太原者四百余户，索而还之。”吐蕃应是吐浑即吐谷浑之舛误。大康间，北院枢密使耶律挾不也，汉人行宫都部署肖挾不也，二人相善，又同因乙辛之诬被杀，卷九九并有

传。《道宗纪》记二人被杀事即互舛。又肖逊宁讹耶律逊宁、耶律英弼误肖英弼，今并注明。

（五）移卷次

肖阳阿、肖常哥俱天祚朝人。常哥又作长哥，字胡独堇，汉名义，字子常，父宗石，传作实老，近年有《肖义墓志》出土，常哥女即天祚德妃。阳阿、常哥均天祚时人，传列于卷八二，与统和，重熙时人同卷。不合。今并移至卷九九，以符时间前后。

卷五九《食货志》上，卷六。《食货志》下，今移卷六。入卷五九，仍存上、下志目。补《选举志》入卷六〇，原卷六一《刑法志》上，卷六二《刑法志》下，今移《刑法志》下于卷六一，仍存上下志目。以补《艺文志》入卷六二。为便利检读，尽量保存原篇，以新补者插入。

二曰补阙，其目有五：

（一）补传

近年出土碑志，多为元修《辽史》时所未见。辽初，贾去疑曾预营建上京。张諫以文学随侍太子倍，后仕世、穆两朝。圣宗时，耶律延宁任五国羽厥节度使，对建设祖国北疆，曾作出贡献。韩椅奉命册沙州敦煌。凡类此诸人，均以新材料补传。《皇子表》称旧史有《皇族传》，今《宗室传》仅义宗即太子倍等七人，见于表者事迹不详，复有讹漏。宗室中如释鲁首倡农牧结合，迭刺曾制契丹小字，并有事迹可称。令以释看牙果里等宗室中下。辽代崇佛，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僧徒中如行均、希麟对音韵字学卓有成就者，附《文学传》；志智、法均等以行谊著称者附《方技传》。名僧未必补传，补传皆藉人以存事者。补《忠义传》于一〇六卷《卓行传》之后。

（二）补志表

《金史选举志》云：“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一举代登用官吏之法，厉鹗曾拟补《选举志》，所辑未详。今用选注之目，补辑史实。补辽《艺文》者，倪灿以下凡数家，今参各家所著补《艺文志》，用见一代学术。郑樵撰《六书略》，以著汉字源流，契丹

有大、小字，当时行用，至金元已废。原拟文字志，略存制字原委。近以出土渐增，另当别为专集。《皇族》、《外戚》两表，讹脱较多，加注不便省览，增改则失原书面貌。今广其意拟《氏族表》存为附录，以备对照参考。钱大昕《宋使臣年表》以下补《交聘表》者四家，《辽史·本纪》例著使节，讹误不备者注于纪传，不另重复。

（三）增事

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建号为朝廷大事，乃不见于《辽史》。《百官志》对阶、勋、封爵、食邑均阙。《食货志》漏略更多，石刻中有商税曲务都监，同监曲务及曲务判官等，《百官》、《食货》两志俱遗之，至于田赋交纳，榷场互市以及课程数额、寺院占田之类，今皆适当增补。张俭、王升《辽史》有传，今用出土材料校注讹脱，补增事实。

《韩德威传》云，曾任儒州防御使，方志中记其在防御使任内“深明治体，常曰‘务农、讲武二事，使首务也。部卒能服习者旌之，其贫不能田，弱不能战者，亦助给之，训练劝诱，于是部卒感悦如爱父母然。”今用方志补其以农战教民事。

（四）加详

《圣宗纪》统和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今据《韩榭墓志》知曹顺实名恭顺，册封使为韩榭。《地理志》记头下州十六州，胡峤《入辽录》所记之卫州即不在内，史愿《亡辽录》凡载二十三州。《食货志》群牧不记养马之法，盐策不载产量岁课，今就略者详之。《王鼎传》称当代典章多出鼎手，然于鼎之仕历不能备，今取见于遗文拓本者加详之。

（五）训诂

《裴注》之前，史注皆属训诂，今依《裴注》重在增补史料，但有必须解释始得通读者，亦不完全排除训诂。尤其译语旧俗方面，如阿保机阿保为称号，机为名。世选为选举而有界限之类。均酌作训释，配合语解，以疏滞涩。

三曰补歧异，其目有二：

(一) 补歧译

辽始祖涅里，《张曲江集》作涅礼；太祖阿保机，《金门集》作阿布机，《阴山杂录》作阿保谨。太宗异母弟牙里果，一作涅离骨德，《通鉴》作骨都，《新五代史》、《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并作赫邈，《旧五代史》作涅里衮。圣宗时，与宋议和之耶律合住，景宗纪作耶律昌术，李焘《长编》作耶律昌主，《宋史》、《宋会要》、《太平治迹统类》均作耶律琮。乙里婉又译乙林免。今并适当注明。

(二) 补异闻

《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七年（乾亨四年982）闰十二月，丰州与契丹战，破之，获其天德军节度使肖太。《宋会要·兵十四》：“至道元年（统和十三年、995）契丹万余众入寇，节度使折御卿大败之，大将韩德威仅以身免，韩德威一男死于锋刃之下。”俱不见《辽史》，或有所讳，今补注以广异闻。《礼志·岁时杂仪》：“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钱大昕《考异》：“按二月当为四月（《契丹国志》本作四月八日）志载此条于二月一日之后，三月三日之前，则史文固然，非传写之误。《金史·海陵纪》：禁二月八日迎佛，亦一证。”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是《云居寺碑》同《国志》燕京以四月八日为佛诞；《辽史》、《金史》所记为上京，以二月八日为佛诞。按佛教经典，佛诞本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两说，在不同地区，各奉一说。

《北史西域传》：“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以释教斋戒行道焉。”今补异闻，以释疑滞。

四曰存类事，其目有二：

(一) 附类事

《礼志·柴册仪》有“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

帝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等情节，除补注《燕北录》所记清宁四年十月道宗在永兴甸行礼之实例外，更注以《通鉴》所记“（魏）孝武帝即位于东郊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里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附以同类事例，帮助理解。辽有头下（投下）军，元亦有投下军。辽行捺钵，金、元亦行捺钵，因事已习闻，均酌加说明，但求理无滞涩，力避重叠。

（二）存人物

人物事迹不足成传者，暂依类附存，以免过而遗之。如道光蓟州志九‘韩知敬，仕辽为中书令。’知敬不见辽史，暂附韩知古之末，墓志中有娶某人之女或女适某，不以传文拘束而删削，无可附丽者，酌存于注文，庶免过而遗之。亦略参《契丹国志蕃将汉将除授姓名》之意，附存史实。

《附录》除修史文献外，并得别行。

1935年10月拟于 北海静心斋

1987年9月再订于 西郊法华寺村和平楼

后记

述初读《辽史》时，尝置《辽史拾遗》、《拾遗补》于侧，觉有未安，随手查阅。后因翻检之便，遂合厉、杨为一书。偶有新知，亦附注书眉，仅便于使用，初未有意成书。

在北海静心斋时，一日，友人姚从吾过访，见此册，问，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急应之曰：不敢，不敢。当时吾实无此奢愿。但志在辽金二史，则已略具方向，亦尝读李思纯《元史学》，知李氏曾与援庵先生讨论过新元史问题，深有同感。

忆初谒寅恪先生于姚家胡同，先生为言：“王观堂先生学识广博，但其兴趣常转变，若专以为之，其所成就当更大。”因是初见，承谆谆相嘱，故记忆深刻。长期志之不敢忘。翻阅书史，以唐宋辽金元为主，不敢多读汉唐以前书。在此千年诸史之中，

尤以《辽史》记载最阙漏，遂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等汇集一起。

七七以后，携之转徙后方，亦未多有增益。迨太平洋战起，已知胜利可望。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安先生主其事，急欲有所撰作公于世。述被借聘襄赞之，研究东北辽金史，但久与沦陷区隔绝，东北重分几省，已莫得闻；经济更无所知。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半年在重庆。印制设备，仅石印机一台。

远在后方，期以纸墨报国。此书与《辽金闻见汇录》，均曾列入计划目录。因再条其类例，整齐成书。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重承鼓励，极欲早见此书出版。但卷帙较重，印制为难。

胜利后，南北执教糊口，友人聂崇岐（小山）齐思和（致中）为言，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欲排印此书，寻以该校改公立，事遂寝。

徐老特立曾偕王真、刘立凯来舍谈叙，翻看此书，言以后可设法印。

后政府责成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二十四史，述亦参与其役，二十四史点校毕，顾先生以专案向中华书局推荐，承当时当事同意。友人孙楷第（子书）闻知此事，忻喜赠诗，有句云：‘老来见笺注，忻喜眼犹明。’但1975年并未付印，仅与总编赵守俨、姚景安签订排印办法、体式。1980年排印《全辽文》，述病卧阜外医院，由文学组主编黄克与小女陈正协助核对排印。病愈陆续增益为本书新资料。

今当此书付排，略志过程如上。

1990年10月陈述于北京西郊法华寺村和平楼

辽墓壁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

佟柱臣

契丹是北方游牧大族，牧放于松漠之间，元魏已自号契丹，唐更颁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是唐赐号之始。至辽，契丹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进入了国家和文明阶段。

辽墓壁画，是契丹人生活的写实。早年已经发现林东瓦儿漫哈辽陵^{①②}、辽阳石咀子辽墓^③。近四十年先后发现库伦辽墓^④、法库叶茂台辽墓^{⑤⑥}、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广德公辽墓、山咀子辽墓、喀喇沁旗娄店子辽墓、敖汉旗康营子辽墓、北三家一号辽墓、白塔子辽墓、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巴林右旗白彦尔登辽墓等^{⑦⑧}，壁画瑰丽，内容十分丰富，纪录了契丹人四时捺钵、游牧弋猎、毡庐宴饮、车马出行、衣冠服饰、散乐、骨朵、四神门神，反映了契丹人的生活实态，依然可见当时的雄姿。

承赤峰市博物馆项春松馆长、敖汉旗博物馆邵国田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徐秉琨馆长代制幻灯片，于此谨志感谢之意。

四时捺钵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春捺钵：

曰鸭子河冻。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鹞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冻…，四面皆沙碛，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